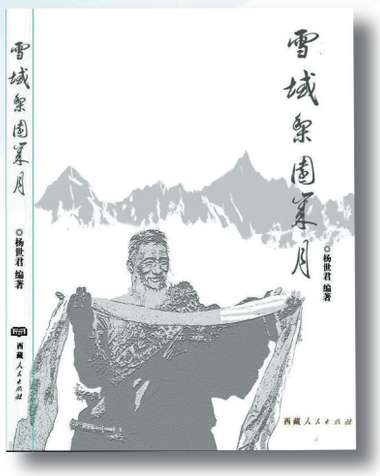
2025年12月23日 星期二 西藏日报
本版编辑：扎西拉姆 向玲 尼玛潘多 美编：周科 邮箱：xzwyfk@163.com

镌刻西藏文艺六十载荣光

计美旺扎

高原甲子·时代刻度
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



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光辉节点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文工团进藏75周年的纪念时刻，一部承载着雪域高原文艺记忆的厚重典籍——《雪域梨园岁月》，近日正式与全国读者见面。这部作品以文字为笔、图片为墨，串联起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西藏戏曲事业的发展脉络，既是对老西藏精神的深情致敬，更是为西藏社会文化发展留存的一份珍贵史料。

1951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路军肩负着解放西藏、建设西藏的历史使命，踏上了这片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土地。在艰苦卓绝的筑路与戍边历程中，十八军文工团成为了传递温暖、凝聚力量的重要载体，而文工团二队（豫剧队）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文艺力量。

彼时，进藏之路崎岖难行，官兵们不仅要克服高寒缺氧、物资匮乏的自然困境，还要面对语言不通、文化差异的交流难题。文工团的成员们背着简单的演出道具，跟随筑路部队的脚步，沿着川藏公路、青藏公路的施工线路一路前行，哪里有官兵劳作，哪里就有他们的舞台。

《雪域梨园岁月》中收录的多篇回忆录，生动还原了当时的演出场景。有的老文艺工作者在文中写道，最初的“舞台”或许是筑路工地旁一块平整的石头地，或许是部队临时搭建的简易帐篷，演出道具更是“就地取材”——用木箱当化妆台，用红布缝制成简易戏服，用铁皮桶充当锣鼓伴奏。即便条件简陋，成员们的热情却丝毫未减。每当《白毛女》《穆桂英挂帅》等经典豫剧选段响起，筑路官兵们疲惫的脸上便会绽放出笑容，掌声与喝彩声在山谷间久久回荡。这些演出不仅缓解了官兵们的思乡之情，更用戏曲中蕴含的家国情怀、英雄气概，激励大家克服困难、奋勇向前，成为了筑路大军不可或缺的“精神食粮”。

随着西藏建设事业的推进，十八军文工团二队（豫剧队）也逐渐开启了“本土化”发展的历程。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，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支持下，以豫剧队为基础，西藏自治区豫剧团正式成立；此后，结合西藏群众对多元文化的需求，秦剧团、京剧团、黄梅戏团也相继组建，形成了四个戏曲团体共同发展的格局。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，戏曲演员们不仅要适应高原气候对身体的考验，还要努力学习藏语、了解藏族文化，尝试将藏族元素融入传统戏曲中，让戏曲艺术更好地贴近西藏群众的生活。

书中的通讯文章详细记录了四个戏曲团体的成长轨迹。以西藏自治区豫剧团为例，为了让豫剧在雪域高原“扎根”，演员们深入西藏各地采风，将藏族民间故事、音乐旋律与豫剧的唱腔、表演相结合，创作出了《高原血泪》等兼具豫剧特色与藏族文化内涵的新剧目，展现了汉藏文化交融的深厚底蕴，成为了连接汉藏文化的重要桥梁。

在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，四个戏曲团体的足迹遍布西藏各地。无论是海拔5000多米的边防哨所，还是偏远的农牧区村寨，都留下了演员们的身影。有一位老演员在回忆录中提到，一次赴那曲地区演出时，由于海拔过高，部分演员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，但为了不辜负当地群众的期待，靠着喝红糖水坚持完成演出。演出结束后，一位藏族老阿妈拉着演员的手，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：“你们的戏真好，把故事演到了我们心里。”这样的故事书中还有很多，它们不仅记录了戏曲演员们的坚守与付出，更体现了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群众之间“心贴心”的联结——戏曲艺术不再是单纯的表演，而是成为了传递情感、凝聚共识的纽带，让不同民族、不同地域的人们在文化的共鸣中增进理解、加深情谊。

除了记录戏曲团体的发展历程与演出故事，《雪域梨园岁月》还着重凸显了十八军文艺兵所传承的老西藏精神。老西藏精神是十八军官兵在进藏、建藏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，书中收录的回忆文章中，老文艺工作者们多次提到，正是这种精神支撑着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坚守文艺阵地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西藏部分地区遭遇自然灾害，物资供应更为紧张，戏曲团体的演出条件也愈发艰苦。有时演员们要徒步几十公里才能到达演出地点，途中只能靠干粮充饥；冬天演出时，帐篷内没有取暖设备，演员们穿着单薄的戏服在寒风中表演，结束后手脚都冻得失去知觉。即便如此，没有一位演员选择退缩，大家始终秉持着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宗旨，将每一场演出都当作是对老西藏精神的践行。这种精神不仅融入了戏曲艺术的创作与表演中，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西藏文艺工作者。

从史料价值来看，《雪域梨园岁月》无疑是一部填补西藏戏曲史研究空白的重要著作。书中所收录的回忆录均来自十八军文工团成员，他们以亲身经历为切入点，讲述了许多此前未被公开记录的细节——如戏曲团体组建初期的人员构成、剧目创作的具体过程、与藏族群众的文化交流故事等，这些内容为研究上世纪50至80年代西藏的文化政策、文艺生态、民族关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。书中的图片资料更是难得一见，包括早期演出海报、演员练功照、与藏族群众的合影等，这些图片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，更成为了直观呈现西藏戏曲事业发展的“活化石”。

该书编著者杨世君表示，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与十八军文工团进藏75周年的特殊时刻出版这部作品，既是对历史的铭记，也是对未来的期许——希望这部书能够激励当代西藏文艺工作者传承先辈精神，创作出更多反映西藏发展、展现民族风采的优秀作品，为西藏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。

《雪域梨园岁月》的出版发行，不仅受到了文艺界的广泛关注，更得到了西藏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。许多曾观看过十八军文工团演出的老西藏看着书中的图片与文字，回忆起当年观看演出的场景，不禁热泪盈眶。

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，《雪域梨园岁月》所记录的不仅是西藏戏曲事业的发展历程，更是汉藏文化交融共生的生动缩影。在30多年的时间里，四个戏曲团体将传统戏曲艺术带到西藏，与藏族文化的碰撞融合中，形成了具有西藏特色的戏曲风格，这一过程正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具体体现。书中的每一篇文章、每一张图片都在诉说着汉藏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情感联结，印证着“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”的深厚情谊。

如今，西藏的文艺事业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，戏曲、音乐、舞蹈、文学等各类艺术形式蓬勃发展。而《雪域梨园岁月》的出版，无疑为当代西藏文艺工作者提供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——它提醒人们：西藏文艺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先辈们的艰苦探索与无私奉献，离不开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。

翻开《雪域梨园岁月》，那些回荡在高原上的戏曲声腔仿佛穿越时空，再次响起。

書香西藏

走进高原秘境

张帆

群山环抱中的墨脱县城。 高玉洁 摄

“看前头，嘎隆拉隧道到了！”唐师傅在驾驶座上高喊，我听后心里一颤：嘎隆拉，十多年来，这个让我心心念念的地方，今天终于来到跟前。

嘎隆拉隧道是西藏林芝市波密通往墨脱的咽喉。车窗外，雪下得正紧。不远处，巍峨的嘎隆拉雪山下，绛红色藏式风格的隧道门赫然而立，“嘎隆拉隧道”几个金色大字在雪光中熠熠生辉。

下车后，迎着一股清冽的空气向隧道口走去。这里海拔约3700米，雪花纷飞，两旁是几乎齐人高的雪墙，穿过这条隧道，从海拔3600多米隧道出口再盘旋而下，就是“隐藏着莲花的地方”——墨脱。

一

十多年前，去西藏工作的人们大都有个心愿——进墨脱去看看！不仅因为墨脱与青藏高原绝大多数的高寒地方不同，是西藏的小江南，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和民族文化的百花园，还因为墨脱地处雅鲁藏布大峡谷深处，是一座“高原孤岛”，是当时全国唯一没有通公路的县。每年大雪封山长达7个月，物资运输全靠人背马驮，对当地1万多名门巴族、珞巴族群众而言，走出大山是奢望；而对外界，走进墨脱，则是探险。

曾有交通专家概括墨脱公路的六个“中国之最”：地形起伏最大、降雨量最大、地震烈度最高、地质灾害类型最多、地质条件最复杂和保通难度最大。连通雪山与雨林的墨脱公路的建成，既是人类交通史的一大奇观，更是中国式现代化一张厚重的名片。

越野车打着双闪驶进隧道，幽暗中，前车闪耀的尾灯似乎把人带进时空隧道，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浮现起来：那是6年前，我穿行6.6公里长的独龙江隧道去往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。相似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，独龙江公路修筑难度堪与墨脱公路比肩。上世纪60年代进出独龙江乡走的是人马驿道，至90年代末，建成了一条简易毛路，但入冬大雪封山时，一封就是半年，无路进山。直到2014年4月，耗时4年，穿越高黎贡山的隧道凿通，独龙江公路才真正通达起来。

通往外部世界的路，对于门巴、珞巴、独龙三个“峡谷民族”来说，意味着摆脱“高原孤岛”，从封闭走向开放。

二

车出隧道，雪势不减，参天的松柏挂满雪花，层层叠叠，绵延无尽。越野车盘旋而下，一个急弯紧接着又一个急弯，伴着刹车片间歇性的吱哑声，方向盘在唐师傅的手里仿佛跳起舞来。

海拔逐渐降低，高寒地带的冰雪、草甸渐次退去，大片大片的针叶林、混交林映入眼帘，空气中散发着森林中原木的味道。再往下走，接近墨脱镇，路边开始出现成片野生的芭蕉树，略微有股热带的气息。

墨脱从西北部南迦巴瓦峰到南部雅鲁藏布江出境处的巴昔卡，高差超过7000米，这让墨脱拥有全球最完整、最丰富的垂直带谱——从高山冰雪带到热带雨林均有分布，与独龙江乡一样，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核心区域之一，单野生植物就超过4500种，是全国野生兰花品种最多的县之一。近年来，大量新物种又在墨脱被发现。

穿过一片云霭，“美丽边城，秘境墨脱”的牌楼从眼前掠过，我们进入了墨脱县城。

县城坐落在雅鲁藏布江河谷，被层层山林簇拥着，山岚如丝带萦绕在绛红色的屋顶上。小城中心开掘了一个人工湖，从高处俯瞰宛如一朵微绽的莲花。我们下了车，一边大口呼吸着“秘境”温润、甘甜的空气，一边看着墨脱工作人员递来的一组数据：2013年公路通车之后，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从2012年不足3亿元，到2024年已突破10亿元，农牧民人均收入从不到5000元，增加到2.5万元。更为显著的变化发生在教育、医疗等民生领域。

一路上，我不住感叹墨脱与独龙江地理及生态环境的诸多相似处。翌日一早，我们来到县城的莲花阁，这里是门珞历史文化博物馆，一张张图片和一件件实物，呈现了生活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的门巴族、珞巴族在适应自然过程中所创造的独特文化，对照起来，与同样栖居在怒江大峡谷的独龙族存在不少共性特征，令人不禁称奇。

分处在雅鲁藏布大峡谷、怒江大峡谷的核心区以及藏彝文化走廊上，两大峡谷的直线距离虽不遥远，但中间千峰万谷阻隔，即便是现代的交通条件，也难称便捷。“我们可能大大低估了古早时期，老祖辈们交流、交往的能力了！”一众人发出由衷的感叹。

三

山门打开，曾经困在山里的墨脱石锅、茶叶、灵芝、芭蕉，如今可以顺畅地被运往全国，特色农业和旅游让沉睡的“秘境”生辉。

德兴村东临雅鲁藏布江，海拔不到千米，气候温暖宜人，这里居住着100多户门巴族乡亲。进村的路在绿毯似的茶园中穿行，前两年，收到西藏朋友寄来的墨脱春茶，茶味浓郁，唇齿留香，实为佳茗；墨脱朋友说，从2012年起步的茶产业目前产值已过亿元，带动群众每户增收5千余元，全县建成高标准有机茶园近2万亩。

张亮亮是德兴村的驻村书记，小伙子来自山西吕梁，在藏工作已9年了，他告诉我，德兴村的茶园有近240亩，茶种由福建、广东援藏工作队引种而来，大峡谷云雾缭绕的小气候非常适合优质茶叶的生长，种茶不用化肥和农药，绿色、有机是墨脱茶的标志，村民们在茶园中间种植枇杷树，实现“一地两收”。

德兴村是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，除了村里美味的石锅鸡、“十年不朽不坏”的藤竹工艺品以及鲜艳的门巴服饰外，吸引参观者的还有干净的村容村貌：一条宽敞的硬化路贯通全村，路旁高大的芭蕉树果实累累，垃圾车正在挨家挨户地收捡着垃圾，各家门前竹篱收拾得整整齐齐。

从德兴村出发，一路向西奔去，不多一会，就到了著名的果果塘大拐弯，登上百米高的玻璃栈道，下临悬崖深壁，伫立远望，雅鲁藏布江从北奔腾而来，如巨蟒般突然转弯，似乎在向故土依依惜别；江水环绕的江心岛上有一大片开阔草甸，形如中国地图，蔚为奇观，两座壮美的雪山伴随着浩荡的江涛，一座是美丽且神秘的南迦巴瓦峰，另一座是念青唐古拉山山脉的主峰加拉白垒峰。

江风浩浩，动人心魄，我曾经过金沙江大拐弯、怒江大拐弯以及红河大拐弯，在果果塘大拐弯，我再一次被震撼了！

“世界只有一个墨脱，墨脱拥有整个世界”，只有身临墨脱，才能体会此言的美妙。放眼中国，行走边地，像墨脱、独龙江这样的地方还有不少，正等着有心人去走进，去打开。

（转载自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）

繁外线

剪一缕阳光温暖你

葛鑫

剪一缕清晨的阳光
系在你的发梢上
金色的小辫子跳跃着
唤醒你沉睡的梦乡

你的眼眸清澈
映照着那缕阳光
它轻轻拂去你的忧伤
让你的笑容更加欢畅

剪一缕午后的阳光
洒在你的身上
它温暖着你的每一寸肌肤
让你的世界不再有寒凉

你在阳光下轻轻起舞
像一只自由的小鸟
在蓝天上展翅飞翔
追寻着遥远的梦想

剪一缕阳光温暖你
愿它永远陪伴你身旁
穿透岁月的尘埃
让你的心灵永远闪闪发光

沪藏教育情缘

欧政琳 安俭

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一批又一批教育援藏工作者从黄浦江畔启程，奔赴雪域高原，他们告别都市繁华，扎根高原讲台，以知识点亮希望，以奉献夯实民族团结的基石，在世界屋脊书写了中国教育援藏的壮丽篇章。

西藏民族大学是新中国教育援藏事业的重要见证者。其前身西藏公学，创建于1958年，是党中央为培养西藏民族干部而设立的高等学府，被誉为“西藏干部的摇篮”。建校伊始，校舍简陋，师资匮乏，一批区外高校青年学子响应号召，毅然投身西藏民族教育事业。

1960年，三十余位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生赴西藏公学任教，其中多人成为民族教育的中坚力量。顾祖成、张元坤、胡秉之、程福宁等教师，将一生奉献给西藏民族教育事业。

“辑藏史，填空白，一道史题一甲子”，浓缩了顾祖成教授的学术坚守与深厚情怀。作为西藏史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之一，他组建学校第一支西藏史研究团队。自1979年起，顾祖成带领团队深入田野，系统搜集史料、整理文献，先后主持编纂《明实录藏族史料》（三册）和《清实录藏族史料》（十册）。1998年退休后，他仍坚持执教，数十年如一日坚守讲坛。他常说：“我们做的都是小事，但只要坚持，总会看到成果。”即便年逾八旬，他依然活跃在课堂一线。简朴的教案、清晰的板书和专注的讲授，成为一代代学生共同的记忆。他以学术生命诠释了教育援藏的深层意义，成为“民大缘”的生动缩影。

1979年至1985年，上海先后向西藏民族学院派出三批援藏教师。2002年，教育部正式确定华东师范大学对口支援西藏民族大学，双方在师资培养、学术交流和联合育人等方面持续深化合作，使早年结下的教育情谊在新时代不断延展，成为高校教育援藏在新时代持续深化的具体实践。

1974年，为迎接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，中央决定在原中等师范教育的基础上，筹建高等师范院校，培养本土师资，夯实教育根基。上海迅速响应，从复旦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等七所高校选派40名教师援藏，全面参与西藏师范学院（今西藏大学）的筹建工作。

7月13日，上海火车北站人潮如织，亲人含泪送别，千余市民夹道欢送。首批援藏教师踏上高原征程，不少人出现严重高原反应，但无人退却。援藏教师队伍抵达拉萨，西藏师范学院师生夹道欢迎，这一幕成为沪藏教育情缘中难以忘怀的记忆。

学院初建时，师资短缺、教材匮乏、实验设施几乎空白。援藏教师与本地教师并肩协作，自编讲义、刻印教材，逐步夯实教学基础。理科教师改造平房，自行浇筑水泥实验台、制作试剂柜并安装水电系统，建成基础实验室，为理科教学提供了必要条件。

校园内的“五七桥”，同样铭刻着这段创业记忆：由恽才兴设计，葛乃福带领学生施工，桥名由周仁亲笔题写。桥不大，却凝结着一代教育援藏人的共同心血。

1975年7月16日，西藏师范学院正式成立，马文驹曾以诗《建师范学院》抒怀：“农奴翻身学文化，师资培养本地化；上海高校来支援，西藏师院成立啦！”此后，在援藏教师“以教代培”的同时，一批批青年教师被陆续送往复旦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进修，逐步成长为学院发展的骨干力量。

1974年至1980年，上海高校分三期，每期两年选派援藏教师，累计119人，深度参与西藏师范学院创建与发展。他们的名字或许并不为人熟知，但其奉献已成为这所高校发展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岁月流转，昔日风华正茂的援藏教师，如今多已年迈，有的已与世长辞，但他们投身西藏教育的身影，早已融入雪域高原的历史进程，成为后来者前行的精神坐标。

1994年以来，上海援藏工作持续推进，千余名援藏干部先后奔赴日喀则及其所辖县，在教育、医疗、产业、科技等领域扎实开展工作，把责任与担当落实到一所所学校、一项项工程和一件件民生实事之中。沪藏协作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深化，沪藏情谊也在交流交往交融中持续延续。